



〔秦腔〕

金玉奴

馮傑三 改編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(秦腔)

金 玉 奴

馮傑三 改編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西安

封面刷照：西安易俗社演員
陈妙华 張詠华

(秦腔)

金 玉 奴

馮傑三 改編

*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西安北大街 109 号)

西安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01 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陕西分店发行

*

787×1092 耗 1/32·1 $\frac{3}{4}$ 印张·33,800 字

一九五八年七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八年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 定价：(5) 一角六分

統一書号：T10094·169

前 言

这个剧本是根据秦腔傳統劇“棒打薄情郎”改編的。內容是写一个乞丐头金松的女儿玉奴，曾在風雪中救活一个穷書生莫稽，金松見莫稽与女儿年貌相当，将女許莫为妻。父女对莫百般爱护，以討飯供莫讀書，后来莫中了进士，朝廷又派他去作县官。这时莫頓覺玉奴出身貧賤，心生毒計，在上任途中将玉奴推落江心并赶走金松。玉奴落水后，被巡按林潤救起，問明情由，收为义女。林到任后，会見莫稽，特留莫招贅。喜期那天，莫得意的去入洞房，進門就被玉奴預伏的侍女們举棒乱打。此时玉奴憤怒已極，責備莫稽忘恩負义，不肯与莫破鏡重圓。林虽对莫責怪，但仍有心作合，使二人重归于好。此改編本不妥之处，在所难免，希同志們多提意見。

改編者 1953.8.14.

場 次

第一場	濟	危
第二場	趕	考
第三場	赴	任
第四場	變	心
第五場	推	江
第六場	遇	救
第七場	招	贅
第八場	棒	打

第一場 濟 危

登場人物：莫 稽 金玉奴

金 松 二 杆

四乞丐

（莫稽縮首彎腰畏寒狀上）

莫 稽：呀，冷，好冷呀！

（唱軟音慢板）

天不幸椿萱喪家業凋零，
窮秀才只落在乞討之中。

（白）呀，好大的風雪！

（接唱）大雪飛北風緊天寒地凍，
忍着飢挨着門乞食求生。

（白）哎呀，只怕今天要凍餓而死呀！

（接唱）整三天未見餓殍強扎掙，

霎時間眼發黑腿軟難行。（倒在雪地）

（金玉奴上）

金玉奴：（念）裙釵年二八，

生長貧寒家。

母親去世早，

父女度生涯。

（白）哎呀，好大的風雪，爹爹清早出門，與人家

照看喜事去了，这般时候，还不回来，待我
出門看望爹爹一回。

（唱搖板）可怜我幼喪母艰苦尽受，
老爹爹为光景奔走不休。
清晨起出了門时已过午，
风雪大不回来是何情由？

（白）这么大的风雪，他老人家怎么还不回来？

（移步远望，回头見莫臥地惊怕）呀，怎么是个人！

噫，象个討饊的，噯，討饊的你醒来。（莫爬起看）

莫 稽：哦，原是一位小姑娘！

金玉奴：你是何人？为何睡在我家門口？

莫 稽：小姑娘，我是个飢寒之人，三天未曾用饊，身上寒冷，无力行走，因而倒臥在此。

金玉奴：哎哟哟，你三天还不曾見饊，真道的可怜！（暗想）
哎，我家有現成的茶饊，你进去吃上兩碗，身上暖了，肚子飽了，你再走好不好？

莫 稽：多謝姑娘。哎哟！（起立站不住又倒）小姑娘，我兩腿无力，难以行走。

金玉奴：哎，你这个人哟，你走不动，难道还要我女孩人家
搀你抱你不成？

莫 稽：那么待我爬进去。（爬进門）哎呀呀，才进来了！

金玉奴：你等着，待我与你端饊去呀。

（唱搖板）可怜他气奄奄命难长久，
一碗粥救活他胜造浮屠。（下）

（金松上）

金 松：（接唱）都只为討一碗殘肴剩酒，
每日里替人家去作馬牛。
幸喜我有愛女形影相守，
回家去坐草堂亞賽王侯。

（白）哎呀，好狗不擋路，擋路沒好狗，叫我看這是個
什麼狗？

莫 稽：哦，原是一位老丈。

金 松：哼，新賬都沒清，還提老賬，你到底是個幹什麼
的？

莫 稽：你問的是我？

金 松：我不問你還問誰？

莫 稽：哎，我是個飢寒之人。

金 松：飢寒人不用說就是討饒的，就說你討饒怎麼跑進人
家屋裡來討，你是想順手牽羊是不是？

莫 稽：哎，老丈，不是我自己要進來的。

金 松：就說不是你自己進來，還是誰拿紅帖把你請進來的？

莫 稽：裡面有位小姑娘，她叫我進來的。

金 松：哦，怎麼裡面有位小姑娘她叫你進來的。

莫 稽：正是的。

金 松：你年輕輕的，說話可要老實。我叫我娃出來問，要
是我娃叫你進來的，還則罷了，若還不是我娃叫你
進來，哼，哼，我就要對不起！玉奴走來。

（金玉奴上）

金玉奴：（唱小帶板）

4

風雪中盼爹爹回家相守，
听呼唤不由人喜上眉头。
走上前施一礼低声問候，

爹爹你才回来。

金 松：嗯，真要把我气死，哎！

金玉奴：（接唱）問爹爹因何事气冲斗牛？

爹爹你回来了。

金 松：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的家我不回来，哎！哎！

金玉奴：爹爹你上气和誰来？

金 松：我就和你来！我就和你来！

金玉奴：你和孩子便怎么样？

金 松：哎呀儿呀，为父抓养你这么高大，实在不容易。为父虽穷，我是穷而有志，从未作过丢人的事。为父今早出門，教你不要在門首卖眼，你偏要在門首卖眼，你把这卖零碎的引进来，教外人知晓，还说爹爹我没家教。

金玉奴：嗯，爹爹你是不是为的是他？

金 松：不是他，还有誰！

金玉奴：爹爹不必上气，听儿慢慢与你讲来。

金 松：嗯，你說你的話。

金玉奴：自从爹爹清早出門，与人家照看喜事去了，时已过午，不見回来……

金 松：人家沒坐席，我怎能得走。

金玉奴：孩儿放心不下，出門探望，不想就見他，倒臥咱家

門首，孩儿問他，他說他三天未曾用饊，眼看就要餓死。孩儿想咱家有現成茶饊，与他吃得一碗，豈不救他一个活命？你老人家常說：“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級浮屠。”

金 松：嗯，原来如此。

金玉奴：你回得家来，也不問个青紅皂白，就和孩儿生气，这委屈你叫孩儿向誰去、去、去訴？（哭）

金 松：我儿不要哭，爹爹将意思会錯了。經我娃訴說一遍，爹爹馬上心里就明白了。将饊端来了无有？

金玉奴：端来了，只怕冷了！

莫 稽：老丈，冷了我也能用。

金 松：哎，你倒生冷不忌。（将飯給莫）儿呀，再端一碗熱的。

金玉奴：是。（下。莫稽吃完，玉奴又端一碗上，金松接过倒在莫稽碗內，莫再吃）

金 松：看燒，哎，真是餓急了。

莫 稽：老丈，还有沒有？

金 松：无有了。

莫 稽：噢哈哈……

金 松：哎，留神我的碗，你看差一点将碗摔了。

莫 稽：哎，好呀！

（唱搖板）用了饊只觉得精神抖擻，

人是鉄飯是鋼話不虛留。

走上前深施礼多謝搭救，

金 松：嗯，这个东西真可惡！

金玉奴：爹爹为何生气？

金松：哼，这个小东西吃饱了，喝涨了，谢不谢都不要紧，为何把我叫大舅？

金玉奴：爹爹你先不要生气，待孩儿问他去。嗨！我可莫说你这个人，怎么不通情理？

莫稽：怎样的不通情理？

金玉奴：你吃了喝了，谢不谢不要紧，为何把我爹爹叫起大舅来了？

莫稽：哎呀呀，小姑娘，这是老丈听错了，我说的是搭救之救，并不曾叫什么大舅。

金玉奴：哦，原是这样。那把你错怪了。

莫稽：好说！

金玉奴：爹爹，人家说的是搭救之救，并不曾叫什么大舅，你听错了。

金松：哦，搭救之救，不是大舅，相公，我没念过书，对不起，错怪了你了！

莫稽：哎，老丈呀！

（接唱）客日后得了志再把恩酬。（欲走）

金松：你吃饱了么？

莫稽：吃饱了。

金松：吃饱了，言青山上山。

莫稽：此话怎讲？

金松：请出。

莫稽：怎么我还要走？

金松：这里不是你的家，你不走还能成吗？

莫 稽：我走。

金 松：你走。

金玉奴：嗨，你回来，你回来。

莫 稽：哦，哦，我还未曾谢过小姑娘，多蒙小姑娘搭救，
小生这厢有礼！

金玉奴：不谢了，不谢了，我叫你回来，不是叫你来谢我的。

金 松：好孩子，他走的好好的，你叫他回来干什么？

金玉奴：爹爹不知，孩儿看他那个样儿，实在的可憐！咱家
还有剩下的杂合菜，叫他多吃些，再走好不好？

金 松：好孩子，你既有这样的好心，爹爹我有什么不愿意。

金玉奴：爹爹，儿看那人不象久贫之輩，况他又是个讀書
人，将来他还能忘了咱们的好处？

金 松：好好好，你去吧。

金玉奴：嗨，你可不要走！（笑下，莫看出意思）

莫 稽：这一下我不走了，这一下我不走了。

金 松：这一下你是吃定了我了，你就不走了。請坐。

莫 稽：有座。

金 松：相公，你姓什么？名叫什么？因何落在乞討之中？

莫 稽：小生姓莫名稽，乃是本城一个秀才，只因父母双
亡，家业凋零，故而落在乞討之中。

金 松：可怜，可怜，呔！

莫 稽：老丈怎么样了？

金 松：你怎么不讲理？

莫 稽：小生怎样不讲理？

金 松：我把你问了，你怎么把我都不问一下？

莫 稽：哎呀呀，不是老丈提起，小生倒忘坏了，請問老丈
高姓大名？

金 松：我老汉姓金，單名一个松字。

莫 稽：哦，金松。

金 松：金就是金玉滿堂的金，松就是松柏长青的松。

莫 稽：好一个高雅的名字！但不知老丈作何生理？

金 松：我老汉是本城一个杆上的。

莫 稽：呵，你是街上的。

金 松：我老汉是此地一个团头。

莫 稽：是此地一个椽头。

金 松：哎，我就是此地一个花子头。

莫 稽：呵呵，原是此地一位老先生，請来再見一礼。

金 松：有礼便还，請坐。

莫 稽：請問老丈，方才那一小姑娘，她是老丈的什么人？

金 松：乃是小女。

莫 稽：千金。

金 松：不敢当。

莫 稽：請問老丈，令爱芳名？

金 松：小女名叫玉奴。

莫 稽：可是碧玉之玉，奴家之奴？（莫写手上）

金 松：是的，是的。

莫 稽：金玉奴，金玉奴，好个幽嫺的名字！哈哈……

（莫用舌舔手上字）

金 松：怎么你一口将她名字吃了？

莫 稽：老丈不知，只因令爱待我有許多好处，我将她的名
牌写在手上，吞在腹内，記在心中。

金 松：这你还是个有良心的人，相公請坐。

莫 稽：有座。

金 松：哎呀，我看莫稽，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，我女儿也
不算小了，不如把莫稽招为女婿，我老汉也可了却
一樁心事；日后我老汉死了，他兩口抓一把土将我
埋了，岂不了事一宗。哎呀不对，我要是老不死，
也許要把我活埋了呢？哎，不能，不能，塵世上不
会有那样狠心的人，待我把話講在当面。这一相
公，我老汉有一句話不知当講不当講？

莫 稽：老丈有何貴言，請講无妨。

金 松：哎，你看我老汉，膝下无儿，只生一女，年已十
六，也不算小了，尙未婚配，我有心……

莫 稽：老丈你有心怎样？

金 松：嗯，我有心……

莫 稽：怎么样？

金 松：哎，你不要逼我，你越逼我就越說不出来了。

莫 稽：如此請老丈慢慢的講来。

金 松：相公，我有心将我女儿許你为妻，不知你意下如
何？

莫 稽：这，老丈，小生告便。

金 松：請便。

莫 稽：哎，想我虽然身貧，乃是書香門第，岂能与乞丐之

女婚配？（沉思）也罢，在这无可奈何之时，暂且应允，可免目前冻馁之忧，日后嘛，再作道理。

（向金）呵老丈，既蒙抬爱，小生焉有不愿之理，怎奈我一贫如洗，无钱行采纳聘，也是枉然。

金 松：哎，我们结亲，还要什么行采纳聘，说说就算有了。

莫 稽：如此岳父老大人请上受小婿一拜。

金 松：不拜了。

莫 稽：那有不拜之理。

（唱搖板）整衣冠屈膝忙叩首，

幸与貴府結鸞儷。

小婿备得彩礼厚，

金 松：多少？

莫 稽：（接唱）黄金千兩請全收。

金 松：收了，收了。

莫 稽：（接唱）凤冠霞帔样样有，

彩緞百端千疋綢。

金 松：好好好，全收下，全收下。（莫作递物介，金接）

莫 稽：哎呀呀，将衣服撕破了一块。

金 松：不要紧，不要紧，等一会叫我儿与你补一补，門婿接来。

莫 稽：接什么？

金 松：这是四套衣裳，單夾棉都有，被子盆子俱全。

莫 稽：不要，不要。

金 松：收下，收下。

莫 稽：看，将衣服又撕破了一片。

金 松：看你身上糟的連豆腐一样。

（二杆四乞丐上）

二 杆：兄弟們。

四乞丐：二哥。

二 杆：今天一轉眼，大哥就不見了，咱們到他家里去看
看。

四乞丐：好，咱們走，看他在家里沒？

众：大哥，大哥。

金 松：是誰呀？哦，原是兄弟們到了。你們来的真好，进
来，进来。

二 杆：这你今天是什么事？

金 松：你不知道，我与你姪女招了个女婿。

二 杆：那好么，兄弟們，咱們把女婿看看。

四乞丐：好，咱們先把女婿看看。（莫見众乞丐表示甚厭惡）

金 松：来，来，来，見過你叔叔大爷們。（莫心甚不悅，无奈
与众行礼）

莫 稽：叔叔大爷們有礼了。

众：免了，免了。

二 杆：倒还斯斯文文的，好女婿，好女婿。大哥，就該早
点与他們完了花燭。

金 松：那么你与你姪女择个好日子。

二 杆：丁寅丁卯，今日就好。

金 松：怎么今日就是个好日子？哎，不成不成。

二 杆：怎么不成？

金 松：完全沒有預備，女婿連一件新衣服都沒有？

二 杆：这里倒有一件，還沒有送到柜上去呢，先借着用用。

金 松：哎，怎么是一条褲子？

二 杆：虽是褲子，倒还吉利。

金 松：什么吉利？

二 杆：这就叫「金銀滿褲」。

金 松：白褲腰不吉利，撕了吧。

二 杆：撕不得，这也吉利。

金 松：这又有什么吉利？

二 杆：这叫「白头到老」，請姑爷入庫。

金 松：姑老爷，沒袖子，不要伸了，这叫蝙蝠馬褂子，将就一下吧。哎，姑娘還沒有蓋头。

二 杆：那我也有。

金 松：好极了，我去換姑娘，就煩老二說兩句吉祥話。

二 杆：大哥你去。

金 松：好，我去。（下）

二 杆：（念）一块沉香木，雕刻玉馬鞍，新人跨过去，步步保平安。动乐，接新人，（金松扶玉奴上）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交拜，送入洞房。（莫先行，金松扶玉奴下，金又上）

众：大哥，兄弟与你道喜。

金 松：大家都喜。

众：我們告辞。

金 松：慢着，还有杂合菜，咱們弟兄們先吃个蝴蝶会。

众：好，咱們欢欢喜喜的吃个蝴蝶会，哈哈……